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23年6月19日至7月14日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

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

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巴比克尔
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0/2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向理事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

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阐述了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重点介绍了无限期国民役/兵役及其对厄立特里亚人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还介绍了法治和司法状况以及侵犯公民及政治权利行为，包括长期和任意拘留以及强迫失踪。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重点提及厄立特里亚阿法尔土著社区的状况，他们继续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传统生计继续遭到干涉。特别报告员还概述了在该区域内外保护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方面持续存在的挑战。报告最后向厄立特里亚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议。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方法	3
三. 活动	4
四. 同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合作与接触	4
五. 区域动态	5
六. 国民役/兵役	7
A. 强行征募服役	7
B. 国民役/兵役及其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	8
七. 法治和司法	9
A. 体制框架	9
B. 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	9
八. 公民和民主空间	10
A. 表达和意见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10
B. 宗教或信仰自由	10
九. 阿法尔土著社区的状况	11
十. 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状况	12
十一. 结论和建议	1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0/2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向理事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本报告涉及期间为 2022 年 4 月 23 日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
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取得进展的迹象。相反，近年来，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一些领域的情况出现了恶化。
3.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重点指出了国民役/兵役的人权影响，以及全国各地加紧征兵、缺乏法治、在诉诸司法方面存在挑战和侵犯公民及政治权利等情况。特别报告员还提请注意厄立特里亚阿法尔人的状况，并提出需要在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厄立特里亚难民的保护。
4. 特别报告员向厄立特里亚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议。特别报告员促请厄立特里亚作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坚持最高标准，并与理事会及其机制充分合作。不合作将使人权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人权系统的可信度和诚信度受到质疑。

二. 方法

5. 由于厄立特里亚政府持续不予合作，并拒绝特别报告员进入该国，特别报告员未能访问该国以收集第一手资料或与该国当局就其面临的人权挑战进行交流。
6. 因此，本报告依据的是特别报告员通过与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和证人、厄立特里亚难民和侨民以及其他保密来源的访谈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报告员还通过与众多行为体的接触来密切关注人权状况，这些行为体提供了宝贵信息和支持，其中包括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外交使团成员、人权维护者、学者、研究人员和其他专家。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向其任务提供合作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与他分享经历、讲述身世的受害者和证人。
7. 本报告的调查结果以严格遵守《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和《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业务手册》的方式加以记录和证实。特别报告员尽职尽责地评估了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了独立的核实和公正的分析。特别报告员取得了所有受访者的知情同意，并采取了适当措施确保保密性，包括匿名处理及谨慎选择写入报告的信息，以保护受害者和证人并遵守“不伤害”原则。
8. 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供了一份报告草稿，以使其有机会就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和调查结果发表评论。厄立特里亚政府一如既往，没有对报告发表评论，也没有答复就该国人权状况索取资料或举行会议交换意见的请求。

三. 活动

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会见了受害者、证人、民间社会成员、联合国机构、公共机构以及代表各有关国家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讨论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并就从国内外促进厄立特里亚人权利的举措和行动交换了意见。

10. 特别报告员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10 日访问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与不同利益攸关方和机构进行了会面，讨论了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和难民保护问题。特别报告员衷心感谢联合王国政府在此次访问期间提供合作和支持。

11. 2022 年 10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在一次听证会上向各国议会联盟侵犯议员人权问题委员会通报了 11 名被失踪的厄立特里亚议员的情况。此次听证会的目的在于提高全球议会的认识，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12. 2022 年 10 月 27 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举行的第三委员会互动对话。2023 年 3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参加了与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和一名厄立特里亚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以及成员国和民间社会代表的强化互动对话。厄立特里亚政府的一名代表作为当事国参与对话。

13. 2022 年 5 月 27 日和 7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厄立特里亚政府，请求会见其代表并访问该国。然而，特别报告员尚未收到答复。

四. 同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合作与接触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同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合作和接触仍然有限。厄立特里亚尚有若干逾期报告未提交至联合国条约机构，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员会。2019 年，厄立特里亚也未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人权机制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包括特别程序、条约机构和 2019 年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建议，仍未得到落实¹。

15. 截至 2023 年 4 月，厄立特里亚仍未批准三项核心国际人权条约以及七项任择议定书²。厄立特里亚政府在 2022 年 7 月发布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自愿国别评估中声称，正筹备加入剩余的核心国际人权条约³。然而，截至本报告起草之日，厄立特里亚尚未通过任何其他人权文书。

¹ 厄立特里亚接受了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所提 261 项建议中的 131 项。建议的完整清单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upr/er-index>。

²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两项任择议定书。

³ Eritrea,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Eritrea and the 2030 Agenda: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of Progress Towar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 (Asmara, 2022).

16. 厄立特里亚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的合作记录也好坏参半。特别报告员特别关切的是，厄立特里亚没有遵守该委员会有关隔离羁押政治反对派和记者的决定⁴。特别报告员强调区域人权机制对促进人权的重要性，并鼓励厄立特里亚与该委员会合作并遵守其决定。

17. 厄立特里亚政府继续拒绝接受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并拒绝他进入该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等专题特别程序的访问请求也没有得到答复。自任命以来，特别报告员通过书面信件以及在人权理事会和大会上的口头发言等形式，一再表示希望与厄立特里亚政府进行建设性接触的真诚意愿⁵。然而，他尚未获得机会会见该国代表。特别报告员重申他有意向并致力于与当局建立对话，为推动该国人权事业提供支持。

18. 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作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厄立特里亚有责任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坚持最高标准，并与理事会充分合作，包括与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等理事会特别程序进行合作。特别报告员促请厄立特里亚加强与人权机制、机构和组织，包括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合作和接触。

19. 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发言时指出，在人权高专办接触国家当局并两次访问该国后，确定了可能开展技术合作的五个领域。然而，副高级专员感到遗憾的是，厄立特里亚当局没有对人权高专办有关提供技术援助的后续行动作出回应，也没有就人权高专办有关该国介入提格雷冲突的信函作出回应⁶。

五. 区域动态

20. 特别报告员欢迎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签署和平协议，双方同意永久停止敌对行动。该协议是实现结束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的关键一步。这场冲突持续了两年，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并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21. 自 2020 年 11 月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报告员一再就厄立特里亚军队在提格雷冲突中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发出警告，包括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参与的大规模屠杀、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抢掠、阻碍人道主义援助、摧毁民用基础设施和难民营、以及绑架和定向攻击厄立特里亚难民⁷。特别报告员还着重强调了埃塞俄比亚境内厄立特里亚难民的状况，以及厄立特里亚介入战争对该国人权状况造成的严重人权影响⁸。如本报告第六节以及特别报告员以往报告所述，厄立特里亚当局通过武力和胁迫招募了数千名公民参战，其中包括儿童、老年人和回返难民。

⁴ Zegveld 和 Ephrem 诉厄立特里亚，第 250/2002 号来文，决定，2003 年 11 月；第十九条组织诉厄立特里亚，第 275/2003 号来文，决定，2007 年 5 月；以及 Isaak 诉厄立特里亚，第 428/12 号来文，决定，2016 年 2 月。

⁵ 2022 年 5 月 27 日和 7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再向厄立特里亚政府致函，请求与其代表会面，并访问该国。

⁶ 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 2023 年 3 月 6 日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关于厄立特里亚人权问题的强化互动对话期间的发言。

⁷ A/HRC/50/20，第 17-19、第 68 和第 69 段；以及 A/HRC/47/21，第 14-23 段。

⁸ A/HRC/50/20，第 66-74 段；以及 A/HRC/47/21，第 63-76 段。

22. 尽管厄立特里亚在冲突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该国没有参加和平谈判，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也没有提及厄立特里亚。但该协议规定，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应沿埃塞俄比亚国际疆界部署……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不受外国入侵，并确保边界两侧均无挑衅或入侵行为”⁹。此外，11月12日，埃塞俄比亚和提格雷军官在内罗毕签署了声明，详述了上述协议的执行细节，规定提格雷解除武装进程“将与外国及非埃塞俄比亚国防军撤出该区域进程同步进行”，但没有具体提及厄立特里亚部队¹⁰。

23. 然而，尽管自11月以来取得了进展，但随着厄立特里亚部队撤离几个主要城镇，特别报告员持续收到关于厄立特里亚国防军现身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的资料。直至2023年3月，特别报告员还曾收到资料称厄立特里亚部队出现在提格雷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特别报告员感到严重关切的是，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在提格雷州长期持续活动，可能会破坏埃塞俄比亚的和平进程，导致埃塞俄比亚重新陷入冲突。

24. 特别报告员赞扬非洲联盟在和平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并强调协议执行联合委员会和非洲联盟设立的监督、核查和遵守机制的重要作用。然而，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该和平协议没有预设任何问责机制或促进诉诸司法的措施。协议没有提及厄立特里亚需对其国防军犯下的严重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不承认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战争期间遭遇的死亡和伤残情况，也不呼吁对他们进行保护。

25. 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就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或厄立特里亚有关部门成员涉嫌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犯下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行为，对其进行刑事调查或启动司法程序的有关资料。特别报告员促请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处理厄立特里亚国防军侵犯人权行为不受惩罚的问题，并确保受害者能够诉诸司法、获得赔偿和不重犯保证。

26. 自2018年以来，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之间实现了外交和解¹¹。然而，尽管秘书长作出了努力，安全理事会也给予了支持，但在双方之间的未决问题上没有取得明显进展¹²。至关重要的是，尽管吉布提和国际调解方一再提出要求，厄立特里亚却持续拒绝提供信息，说明2008年6月以来下落不明的13名吉布提战俘命运如何，并否认存在羁押吉布提战俘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及其前任已在数份报告中提到吉布提战俘问题¹³。吉布提向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囚犯的来文¹⁴，该委员会于2019年2月宣布来文可予受理。但是，吉布提于2021年5月24日将来文撤回。

⁹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签署的《通过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实现持久和平协议》第8条，比勒陀利亚，2022年11月2日。

¹⁰ 关于埃塞俄比亚联邦共和国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签署的《通过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实现持久和平协议》的执行方式的高级指挥官宣言第2(d)条，内罗毕，2022年11月12日。

¹¹ S/2021/695(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以及安全理事会第2662(2022)号决议，第49段。

¹² 安全理事会第2662(2022)号决议，第49段。

¹³ A/HRC/47/21、A/HRC/44/23及A/HRC/41/53。

¹⁴ 吉布提共和国诉厄立特里亚国，第478/14号来文。

六. 国民役/兵役

27. 厄立特里亚实行无限期国民役政策，其中包括民役和义务兵役。尽管人权机构、厄立特里亚人权调查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¹⁵提出了许多建议，2019年普遍定期审议也提出建议¹⁶，但在改革国民役政策、确保遵守法定服役期限或保护服役公民的权利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28. 虽然厄立特里亚坚持认为其国民役得到的评价有失公允，但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在强迫国民役/兵役方面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大量可信报告。特别报告员继续记录了逃脱或熬过国民役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讲述的内容。他们描述了自己遭受酷刑或者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强迫劳动和虐待条件的亲身经历。厄立特里亚不承认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逃兵和逃避服役者依然遭受条件极差的任意拘留，以及强迫失踪和酷刑。

29. 特别报告员访谈的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持续指出，国民役是导致人们被迫迁离厄立特里亚的主要因素。国民役制度表面上是为促进国家发展实施的，实则因迫使年轻人离开该国而阻碍发展。

A. 强行征募服役

30. 特别报告员在2021年和2022年概述的征兵模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厄立特里亚介入了提格雷战争，这些模式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继续并强化。特别报告员指出，从2022年年中至年末，厄立特里亚的强行征募现象激增，并日渐采用胁迫性方式动员民众，强迫个人加入埃塞俄比亚战事。

31. 直至2022年11月，始于2020年11月的提格雷战争仍在进行，征兵派往前线的工作也在继续。厄立特里亚军队在全国各地开展大规模征兵行动。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显示，发生了大规模围捕行动(提格雷尼亚语为“giffa”)，并于2022年8月升级。

32. 厄立特里亚应征入伍者继续被迫服国民役/兵役，如有违抗，他们本人和家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当局强迫家庭交出包括儿童在内的家庭成员，使其服役或将其部署至提格雷。特别报告员从多位证人口中得知，逃避服役者的家人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整个家庭或一些家庭成员受到集体惩罚，以此迫使试图逃避征兵的人员前去报到¹⁷。

33.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家庭被强行逐出家园。安全部队开展围捕行动和逐户搜查，排查被认定为逃避兵役的人员。然而，有些情况下，当局发现相关人员已经逃离，他们一般藏身于森林和林地中。证人报告称，对于未能交出亲属参加征兵的家庭，虽然政府最初实施罚款，但自2022年年中以来，政府将包括儿童、孕妇

¹⁵ 特别报告员以往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国民役/兵役制度下的侵犯人权现象。另见 [A/HRC/50/20](#)，第21-35段；[A/HRC/47/21](#)，第82段；[A/HRC/32/47](#)，第121段；以及[A/HRC/29/42](#)，第92和第93段。

¹⁶ 厄立特里亚没有接受2019年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21项关于国民役的建议中的任何一项。

¹⁷ 另见 Human Rights Watch, “Eritrea: crackdown on draft evaders’ families: collective treatment over forced conscription campaign”, 9 February 2022。

和老年人在内的家庭赶出家园，锁上其财物，没收其牲畜，甚至拘留家庭成员。此外，如果邻居试图帮助或收留被驱逐者，就会受到当局的威胁。这导致许多家庭一贫如洗，不得不搭建临时住所来遮风挡雨。家庭成员也被任意拘留，以强迫其亲属入伍报到。

34.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在 8 月的第二个星期，厄立特里亚士兵对位于 Segeneiti 分区的 Akrur、Adi-Finie、Hebo、Adi-Qontsi 和 May-Ela 五个村庄以及 Hadegti 分区的 Ma'ereba 和 Adi-Abu'ur 两个邻近村庄的居民进行了围捕、虐待和拘留。据报，逃避服役者的家庭成为目标：他们遭到酷刑并被赶出家园，他们的农具、牲畜、粮食和蔬菜被没收。2022 年 9 月，50 岁以上至据报 70 岁的预备役人员被召前往提格雷及与埃塞俄比亚接壤的边境地区服役。据报，2022 年 8 月左右，在 Megaila、Digsä、Brahaketi 和阿斯马拉部分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B. 国民役/兵役及其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

35. 国民役持续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获得优质教育、体面工作、适当生活水准(包括适当住房)以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产生负面影响。

36. 特别报告员肯定厄立特里亚政府为提高该国教育质量和受教育机会所作的努力，包括通过联合国机构提供的技术支持，培训了 2,611 名教师，让大约 80,000 名学生受益于提升的教学质量，并完成了惠及初中学生的学校建设项目等举措¹⁸。然而，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如果不对国民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上述努力将付之东流，因为这一制度剥夺了厄立特里亚青年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迫使担心人权受到侵犯的儿童铤而走险，踏上危险的旅程。

37. 广泛及无差别的围捕行动等现象增多，导致大量学龄儿童被迫离校，应征入伍。此外，为逃避征兵，弃学躲藏以及/或者逃离该国的儿童逐渐低龄化。

38. 所有男童女童都被要求在萨瓦军事学院接受最后一年的中学教育以完成军事训练，这也继续对学生完成学业构成阻碍。证人告诉特别报告员，学生在萨瓦接受的教育质量不高，大部分学生没有取得进一步深造所需的成绩。因此，他们被直接征召服国民役/兵役。萨瓦军官长期虐待学生，包括对妇女和女童实施性骚扰和性暴力，这对学生在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权利产生了负面影响¹⁹。

39. 阿斯马拉大学于 2006 年关闭，专科学院取代了高等教育。然而，专科学院的资质不被国际承认。因此，逃离厄立特里亚的青年很难让自己的学历得到承认。厄立特里亚当局还扣留毕业生的证书，以限制受过教育的厄立特里亚青年在国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从而将其留在本国境内。

40. 强行征募从根本上改变了厄立特里亚的生活。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强行征募造成了一种充满恐惧的氛围，破坏了厄立特里亚的社会结构。应征入伍的厄立特里亚人经常多年无法见到家人，孩子们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长大。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称，妇女和女童往往在年幼时怀孕，以逃避兵役。被迫逃离该国

¹⁸ 联合国驻厄立特里亚国家工作队，《2022 年联合国年度报告》(阿斯马拉，2023 年)，第 27 页。

¹⁹ 见特别报告员以前的报告：[A/HRC/50/20](#)，第 22 和 35 段；[A/HRC/47/21](#)，第 38 段；[A/HRC/44/23](#)，第 38 段；以及 [A/HRC/41/53](#)，第 29 段。另见 [CCPR/C/ERI/CO/1](#) 和 [CEDAW/C/ERI/CO/5](#)。

的男童和男子也与家人分离。逃避服役者面临逮捕、拘留和强迫失踪。特别报告员访谈的证人重点讲述了厄立特里亚家庭，特别是母亲们遭受的心理创伤，因为孩子往往是在母亲的照管下被带走，男性家庭成员因为通常已经在服役而并不在场。一名证人告诉特别报告员：“你盖了房子，他们就拿走房子。你有了孩子，他们就带走孩子。”

41. 母亲们往往不得不独自抚养子女，这给厄立特里亚妇女带来沉重负担。应征服国民兵役和民役的人员都工资微薄，给家庭造成严重的财务问题。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厄立特里亚人为本人和家人获得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包括获得充足食物、衣着和住房的权利以及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

七. 法治和司法

A. 体制框架

42. 2023 年 4 月标志着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在厄立特里亚执政满 30 周年。阿费沃基总统一直拒绝执行 1997 年《宪法》，在没有法治、没有权力划分、没有任何制约、平衡或限制的情况下治理国家。

43. 厄立特里亚缺乏司法和人权保护方面最基本的体制基础设施。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听从总统的指示。正当程序权利继续遭到系统性侵犯。侵犯人权行为不受惩罚现象根深蒂固。政府不仅没有向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的机会，也没有改变导致这种侵权行为发生的相关政策或做法。特别报告员指出，厄立特里亚人无法诉诸独立的司法机构并寻求补救，造成了长期的人权危机，侵犯人权行为持续不断，其中一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

B. 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

44. 在政府长期镇压异见的政策框架下，数以千计的人员继续遭受任意拘留。厄立特里亚继续针对和监禁实际或被认为是政府批评者和反对者的人员，而不尊重任何正当程序权利，如获得律师协助、对拘留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等权利，也没有遵守任何法律程序。记者、政治反对派或政治活跃人士、艺术家、宗教人士、逃避服役者和回返的寻求庇护者继续遭到任意拘留，在许多情况下被长期拘留。

45. 厄立特里亚的拘留条件违反人权标准，践踏人类尊严。被拘留者被关押在人满为患、极不卫生的条件下，得不到医疗保健、水、卫生设施或充足的食物。拘留中普遍存在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46. 特别报告员对许多厄立特里亚人仍然失踪的情况感到严重关切。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失踪数年，甚至数十年，他们的家人处于长期不确定状态和无尽的悲痛之中。在许多情况下，亲属认为失踪者仍被隔离羁押，被关押于未公开或秘密地点，而在其他情况下，则认为失踪者已遭杀害或在拘留期间死亡。

47. 特别报告员以往的报告记录了人员失踪的情况，其中包括记者、被称为“G-15”的前政府成员，甚至包括儿童。面对所有此类情况，厄立特里亚都不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并隐瞒失踪者的下落，使他们不受法律保护。

48. 大规模有组织的强迫失踪行为构成相关国际法所界定的危害人类罪。特别报告员促请人权理事会对厄立特里亚施加最大压力，让其处理几十名厄立特里亚人失踪数十年的问题，公布他们的下落，并立即释放遭到任意拘留的人员。

八. 公民和民主空间

A. 表达和意见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49. 厄立特里亚的公民空间仍然处于完全封闭状态。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是唯一获得授权的政党，没有留出任何空间供民间社会参与、表达任何形式的政治异见、表达批评意见或自由交流想法和见解。

50. 新闻和媒体自由仍然不存在。独立媒体和国际媒体都不能在该国运营。仅有的媒体机构均为信息部直接控制的媒体。厄立特里亚是世界上互联网接入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限制了厄立特里亚人从不同来源寻求、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权利。2022 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将厄立特里亚列为新闻自由第二受限的国家²⁰。包括瑞典裔厄立特里亚籍记者兼诗人 Dawit Isaak 在内的约 16 名记者失踪长达二十余年，是全世界被拘留时间最长的记者。关于 2001 年以来被拘留的称为“G-15”的 11 名前政府成员，也没有任何信息。

51. 公民及政治权利的行使，包括结社、集会、表达和意见自由权以及参与公共生活权利的行使遭到大规模有组织的压制，继续产生寒蝉效应，扼杀进行组织或表达任何形式异见的努力。然而，厄立特里亚侨民继续团结起来，倡导谴责现状并促进该国的人权和民主。

B. 宗教或信仰自由

5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又有几批信教者被逮捕，礼拜权和通过教义、实践和戒律等方式表明自己宗教或信仰的权利继续遭到限制。逊尼派伊斯兰教、厄立特里亚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仍然是该国仅有的四个得到政府承认的宗教教派。

53. 数百名不被承认的教派的宗教领袖和信徒，主要是耶和華见证人、五旬节派和福音派基督教的成员，仍然被长期拘留，有时被隔离羁押于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拘留条件中，既没有受到正式指控，也无法诉诸法律。据民间社会组织称，截至 2023 年 4 月，估计有 400 名基督徒和 27 名耶和華见证人(18 名男性和 9 名女性)仍被任意监禁。

54. 据民间社会消息来源称，2022 年 9 月，据报有 150 名基督徒在阿斯马拉 Godaif 区的一次集会上被捕。虽有若干妇女和儿童获释，但仍有 98 人被关押在 Mai Serwa 监狱。消息来源指出，另有 39 名女性和 5 名男性基督徒在 2023 年 1 月的突击搜查中逮捕，也被送至 Mai Serwa 监狱。2023 年 3 月 19 日，据称有 30 名在 Keren 集会礼拜的基督徒被拘留。没有关于他们下落的信息。特别报告员还获悉，2023 年 4 月中旬，据称有 103 名年轻基督徒因试图录制 YouTube 上的基督教音乐而遭到逮捕和监禁。

²⁰ 见 <https://rsf.org/en/country/eritrea>。

55.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可靠资料表明，2023年2月至3月，有11名基督徒获释离开 Mai Serwa 监狱。其中一些人被监禁两年到十年不等。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Assab 的一所监狱释放了另外五名基督徒。

56. 政府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也影响了得到承认的教派，宗教领袖继续成为攻击对象。近年来，尽管受到高度控制和压制，天主教会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开表达了对该国人权状况的关切。因此，政府试图压制教会的呼声和影响。特别报告员收到消息称三名天主教神父于2022年10月被捕，他们被关押在 Adi Abeito 监狱，并于2022年12月底获释。据报，2023年2月15日，已故厄立特里亚东正教牧首 Abune Antonios 的坚定追随者、东正教僧侣 Yeneta Ezra 被发现死于其修道院里。他的死亡情况尚不清楚。此外，2023年4月，至少有44名东正教僧侣被拘留。根据所收到的说法，这些僧侣是已故牧首的追随者，该牧首于2022年2月去世，此前曾以软禁形式被任意拘留16年²¹。

57. 特别报告员对五旬节派牧师和 Meserete Kristos 教会创建人 Tesfay Seyoum 的离世表示遗憾。Seyoum 先生在 Mai Serwa 监狱被关押了10年，因脑出血死亡。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有报告称，在 Seyoum 先生身故之后，当局拒绝批准他的葬礼以及将他安葬在家人选定的地点，导致他的遗体数日未得下葬。

九. 阿法尔土著社区的状况

58. 阿法尔人是厄立特里亚的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丹卡利亚省，即南红海区——厄立特里亚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沿海地区。阿法尔人是厄立特里亚被剥夺权利最严重的社区之一。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遭受歧视、骚扰、任意逮捕、失踪、暴力和大规模迫害²²。阿法尔土著族裔群体也被阻止从事其传统职业，即捕鱼。这些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干扰了他们的传统生计，侵蚀了他们的文化，造成流离失所现象，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²³。土著人民的文化生活对于其生存、福祉和充分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包括对于其历来拥有、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获得的土地、领地和资源的权利²⁴。

59. 厄立特里亚政府采取的宣称用以应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措施，导致阿法尔土著社区被迫离开他们的传统领地丹卡利亚。阿法尔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捕鱼以及与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等邻国进行贸易。据多个消息来源称，自疫情爆发以来，政府封锁了通往丹卡利亚的所有海路和陆路通道，阻止阿法尔人捕鱼，并扣留人道主义援助，导致该地区出现饥荒。

60. 多年来，特别报告员这一任务收到了许多有关阿法尔渔民遭到任意拘留和/或强迫失踪的可信指称。虽然其中一些人已被释放，但仍有许多人下落不明——他们的命运如何，没有更多消息。获释者以及被拘留者的家属收到指示，要求他们不得询问在逮捕期间被没收的货物和船只。试图从政府讨还资产的人员受到威胁称，将对其施以监禁以及高达数百万纳克法的巨额罚款。

²¹ A/HRC/50/20，第47段。

²² A/HRC/44/23，第54-56段；A/HRC/41/53，第51段；以及A/HRC/32/47，第87和88段。

²³ 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文化权的第十五条；《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26条第3款；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21号一般性意见(2009年)。

²⁴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26条第1款。

61. 2022年8月28日，厄立特里亚海军在 Bara'sole 海岸扣押渔船，拘留了 80 至 100 名阿法尔渔民，并将他们带到阿萨布监狱。随后，他们被移交给负责在南红海区围捕征兵的第 38 军事司，并被带到阿萨布港附近的 Ras Tarma 厄立特里亚海军防御中心。他们随后被转移到同在阿萨布的 Tehadiso 监狱，据报他们现在仍被关押在该地。2022年9月9日，厄立特里亚海军在布里半岛抓获了一家几口，当时他们在也门卖了鱼，刚从也门返回。他们的船只和货物被扣押，人被带到 Galalu 海军拘留中心。

62.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当局在提供基本服务，如教育、体面工作和生计、医疗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以歧视方式对待阿法尔土著人民。阿法尔土著人民在管理和开发土地方面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继续受到系统性侵犯，他们几乎无法获得信息，无法有效参与关切自身的事务。

十. 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状况

63. 厄立特里亚的人口持续从其领土外流。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数据，2022年，全球共有 501,677 名厄立特里亚难民和 76,071 名寻求庇护者。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是全世界收容厄立特里亚难民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其次是德国、瑞典和荷兰王国²⁵。

64. 离开和进入自己国家的权利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厄立特里亚人要想离开自己的国家，仍然必须获得出境签证。绝大多数厄立特里亚人无法获得出境签证，因为需要提供出行的正当理由。这些签证往往基于个人关系签发，且不向达到应征年龄的人员发放，近年来在实践中，15 至 70 岁的人员都被拒绝签发签证。大多数厄立特里亚人没有护照，而护照的签发也需要当局批准。

65. 提格雷敌对行动的停止，改善了人道准入和援助运送的情况，并使该地区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状况和安全得到相对改善。然而，对援助的需求仍然很大，影响到提格雷人和居住在提格雷的大批厄立特里亚难民。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协议中不含任何关于保护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提格雷还是在埃塞俄比亚其他地区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了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困境，呼吁埃塞俄比亚主管部门保护他们不被推回，为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基本服务，并对他们在提格雷武装冲突期间在难民营中遭受的损失给予补救和赔偿。

66. 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州收容了大约 57,000 名已登记的厄立特里亚阿法尔难民。特别报告员访谈的证人认为该地区的难民营存在安全问题，着重提到在阿萨伊塔难民营发生的几起事件。此外，特别报告员从多个来源收到的资料表明，厄立特里亚阿法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无法申请埃塞俄比亚的庇护程序。证人控诉，他们据称因其族裔而受到埃塞俄比亚难民和回返者事务管理局官员的歧视性对待。实际上，由于无法申请庇护程序和证件，厄立特里亚阿法尔难民无法获得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

²⁵ 截至 2022 年年中的数据可查阅 www.unhcr.org/refugee-statistics/download/?url=Py3Pei。

67. 此外，自 2015 年以来，由于埃塞俄比亚官员未能有效处理难民营的登记请求，许多抵达阿萨伊塔阿法尔寻求庇护者沦落至无家可归的境地。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2022 年 8 月，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州的阿萨伊塔难民营，约有 3,000 名阿法尔难民仍在等待登记。

68. 特别报告员对吉布提奥博克 Markazi 难民营中 1,683 名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命运感到关切，据难民营居民说，该难民营中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登记工作据报已经停止。还有人担心，抵达吉布提的厄立特里亚阿法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可能被重新安置到非洲第三国。厄立特里亚阿法尔难民代表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觉得在难民营很安全，不希望被重新安置。

6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一些东道国的政策、立法和司法调整对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产生了影响。特别报告员尤为关切的是，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不断从埃及被遣返至厄立特里亚。尽管特别报告员继续与埃及当局接触，但埃及违反不推回原则，继续驱逐大批厄立特里亚人，而不对风险进行个人化的评估。正如特别报告员以前向埃及政府所提到的，被驱逐者一旦返回厄立特里亚，就会面临遭受迫害和侵犯人权行为的风险，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和无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强迫劳动和强行征募²⁶。一些被遣返的厄立特里亚人自返回后就杳无音信，据信遭到任意拘留以及/或者强迫失踪，而其他人则被迫加入敌对行动。特别报告员还担心的是，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在有辱人格的糟糕条件下被拘留数月或数年，无法得到律师援助，也无法诉诸庇护程序。

70. 特别报告员对在苏丹的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情况感到关切，在报告所述期间，有数百名厄立特里亚人在苏丹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3 月，警方和安全部门加强了针对首都喀土穆的厄立特里亚人的移民管制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难民在有关部门查抄其住宅或工作场所时被捕，并因没有身份证件、居留证或离开苏丹东部难民营的有效许可证而被拘留。厄立特里亚人被要求支付 300,000 苏丹镑(约 500 美元)这一不成比例的高额罚款。无力支付罚款的人员被送到喀土穆的监狱进行无限期关押，直至其亲戚或朋友支付罚款为止。在苏丹的厄立特里亚社区的弱势成员告诉特别报告员，首都的所有难民都生活在恐惧的气氛中，他们躲藏起来，不敢离开自己的房子。特别报告员促请苏丹政府停止未经适当法律程序任意拘留难民的做法，遵守包括 2014 年《庇护法》在内的本国法律以及苏丹根据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 1969 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

71. 东道国的法院，特别是德国和荷兰王国的法院在保护厄立特里亚难民和侨民群体的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²⁷。2022 年 7 月，荷兰王国最高行政法院——国务委员会裁定，厄立特里亚的国民兵役违反了《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关于禁止酷刑和无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第 3 条，因此，面临服兵役的风险构成给予庇护的理由。国务委员会在其裁决中提及特别报告员

²⁶ EGY 13/2021 号来文；以及人权高专办，“埃及：联合国专家谴责不顾酷刑、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的风险驱逐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2022 年 4 月 13 日。

²⁷ 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裁定，此后不得强制要求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从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处获得文件以申请德国旅行证件。法院认定，厄立特里亚大使馆要求厄立特里亚人签署“悔过书”以获得护照的做法构成胁迫。

通过法庭之友提交的报告和资料。这项裁决不仅是加强保护荷兰王国境内厄立特里亚人的重要积极步骤，也表明国务委员会确认厄立特里亚兵役的非法性质及其不符合人权标准的事实。

72.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一些令人担忧的动向，这些动向使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处境更加脆弱。2022年6月，联合王国在违背《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情况下通过了2022年《国籍和边境法》，修改了庇护制度²⁸。

73. 该法对通过非正规途径抵达该国的寻求庇护者进行处罚，并设立两级难民处理制度。“第一类”难民是指直接从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国家或领土抵达联合王国并在入境时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到的人员。第一类难民可获得五年的可延期身份，并可与家人团聚。然而，“第二类”难民，即不符合上述要求的难民没有与家人团聚的权利，并被授予可延期的30个月临时居留。这些规定与厄立特里亚人尤为相关，鉴于离开厄立特里亚需要出境签证，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几乎不可能合法入境联合王国或直接从厄立特里亚入境联合王国。

74. 特别报告员欢迎一些欧洲国家作出努力，保护厄立特里亚人不被厄立特里亚驻东道国外交使团和官员的胁迫缴纳2%的“复苏和重建税”。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虽然各国有权向其国民，包括旅居国外的国民征税，但征收上述2%税款的制度本质上具有胁迫性，侵害了本就弱势的厄立特里亚人。正如特别报告员先前所记录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和侨民如果不支付其全球收入的2%，就无法获得侨民本人及其家人所需的所有文件、证明和基本服务。因此，厄立特里亚侨民及其在厄立特里亚的家人无法享有基本人权，而获得基本人权的条件是缴纳上述税款和签署“悔过书”。在某些情况下，在要求缴税的同时还伴有威胁和骚扰。特别报告员鼓励收容厄立特里亚人的国家采取措施，让他们不受制于这一做法。

十一. 结论和建议

75. 如本报告所述，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仍然令人严重关切。虽然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之间达成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是尤为值得欢迎的积极发展，但协议中没有提及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也尚未完全撤出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从而危及该地区的稳定及巩固和平工作。此外，在处理有关人权问题方面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例如对包括儿童和老年人在内的公民进行强行征募、强迫劳动和无限期国民役/兵役以及对逃避服役者实施任意拘留和残忍或不人道处罚。自2020年11月提格雷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厄立特里亚部队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实施侵犯人权行为普遍不受惩罚、不被问责，受害者无从诉诸司法等问题也令特别报告员极为关切。

76. 国民役持续对厄立特里亚人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获得优质教育、体面工作、适当生活水准(包括适当住房)以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产生负面影响。强行征募摧毁了厄立特里亚的社会结构，使家庭四分五裂。厄立特里亚应征入伍者往往多年无法见到家人，孩子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长大，年幼男童被迫逃离该国，女童被迫过早结婚成家。

²⁸ 另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关于2022年1月修正的《国籍和边境法》的最新意见(日内瓦，2022年)。

77. 厄立特里亚仍然没有法治，公民空间依旧完全封闭，不允许表达异见，不允许自由或独立地传播信息，不允许公民或民主参与。数以百计的厄立特里亚人继续因实际或被认为反对政府而被任意拘留，仍有数十人处于被失踪状态，失踪时间往往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

78. 阿法尔土著人民继续受到歧视性待遇、骚扰、迫害、任意逮捕，他们的传统生计受到干扰。虽然在一些难民接收国取得了进展，但在目的地国和过境国保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方面仍然存在重大挑战。

7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普遍定期审议等人权机制简要提出了应对厄立特里亚人权挑战的方法。然而，这些机构提出的绝大多数建议仍未得到落实。特别报告员因此重申了这些建议。

80. 特别报告员建议厄立特里亚政府：

(a) 立即停止特别报告员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记录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本报告重点指出的持续存在的侵犯行为；

(b) 与特别报告员这一任务以及其他人权机制和组织进行建设性接触；

(c)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遭到非法和任意拘留的人员，包括政治反对派成员、记者、良心犯、信教者和逃避服役者及其家人；

(d) 终止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的做法，公布强迫失踪受害者的下落，并建立有效和透明的被拘留者登记制度；

(e) 推行适当的监督和问责机制，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f) 确保所有被拘留者都被关押在正式拘留场所，并被赋予正当程序权利；

(g) 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确保被剥夺自由者受到合乎人道、有尊严的待遇；

(h) 调查所指称的兵役/国民役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萨瓦军事训练营的拷打、强奸和性暴力，并将行为人绳之以法；

(i) 建立有效的法治机构，并确保由独立、合格的专业人员开展司法工作，包括独立的司法机关、总检察长和审查机构；

(j) 采取步骤，努力创建有利环境，使厄立特里亚人民能够自由地参与处理国家公共事务，使独立媒体和民间社会能够不受限制或干涉地运作，使个人和群体可以自由践行信仰；

(k) 调查所指称的 2020 年 11 月以来厄立特里亚武装部队在埃塞俄比亚冲突中实施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行为，并采取措施将行为人绳之以法；

(l) 避免对土著社区采取包括任意逮捕在内的歧视性做法，尊重和保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

(m) 立即从埃塞俄比亚完全撤出所有剩余的厄立特里亚部队。

81. 特别报告员建议成员国和国际组织：

- (a) 密切关注厄立特里亚，直至其人权状况得到持续、经验证和切实的改善；
- (b) 确保在与该国进行任何接触时始终将人权问题置于核心，将人权保障纳入厄立特里亚发展合作项目和投资的谈判；
- (c) 根据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对据称的危害人类罪行使普遍管辖权，并对犯有国际罪行及违反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责任人提起诉讼；
- (d) 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施加最大压力，要求其结束 20 年来对成千上万的政治反对派、记者、批评者、良心犯和信教者实施的强迫失踪、酷刑、任意和隔离拘禁以及迫害；
- (e) 促请厄立特里亚政府制定和通过应对该国重大人权挑战的具体计划，并规定具体行动、时间表和基准；
- (f) 促请厄立特里亚政府履行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的义务，与理事会及其特别程序接触，并在厄立特里亚和全球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坚持最高标准；
- (g) 根据有关庇护的国际法规定，向因面临迫害或侵犯人权行为的风险而逃离该国的厄立特里亚国民提供保护和援助，并尊重不推回原则；
- (h) 支持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努力促进厄立特里亚人权，并支持在东道国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以及人权受到侵犯的厄立特里亚受害者寻求正义；
- (i) 促请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当局以及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巩固 2022 年 11 月的和平协议，并处理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行为不受惩罚的问题。特别是，确保人权受到侵犯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能够就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诉诸司法并获得赔偿。